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一一冊目次

全邊略記十二卷附大明神勢圖

〔明〕方孔炤撰
明崇禎刻本

.....一

岱史十八卷

〔明〕查志隆撰
明萬曆刻本

.....四八一

全邊略記十二卷附大明神勢圖

〔明〕方孔炤撰

明崇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全邊略記自序

嘗讀周禮職方氏



天下之圖與其

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五
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包括絃
繚詳哉其言之乃詩書訓誥動色治
內春秋於夷狄以不治治之佳兵弗
祥富強無迹尚矣受賑澤宮施於軍

全邊略記自序

禮文事武備聖人重焉書曰無怠無
荒四夷來王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
猷吁嗟乎豈不在帝臣哉粵稽輿圖
幽冀燕并東遼西夏以及河西五郡
所胥溺異類者若而年矣陽九訖元
中華板板

高皇開運坐致廓清

文皇顯名威伸四駕曼絕千古振雪百

王

列宗代興詰戎無逸啓聖教勤良在克
艱矣夫式於帷幄之內決勝萬里之
外其唯聰明睿知者乎中葉委裘調
和將相則士可以豫附我

朝雖罷丞相府而絲綸樞密得其任者

全邊略記自序

心膂之於肢臂初不異也失之相始
求之中貴中貴而賢甚能助相之賢
而一不賢則必倒太阿持兵柄其流
毒莫可補揀故相者近而將者遠也
將必倚相或倚中貴然後自必其命
而大有為於疆場間此毋論將欺將
慢將驕且腐罄其項踵以結交為能

事即豪傑金材邁往不屑士無知已者用安所望得當以報故道隆則為知人道污則為私樹可弗慎與宣正以來世胄日替驕婪不習佩將軍印專閫輒罔功而建牙之權更始文失吏援抱矢石重驕後先而簿書太蕪內所以娛相者彌親外所以役將者彌教良家弟子負試帖括不就棄而逃之於堯鰲夫文以氣節勝而武以血氣勝養之炙之者誰乎文與武浸真其實則苞苴筐篚不媒自爭奪其駿骨眩其皮相夫夫也一旦推之轂賜之尚方劍何以令一軍皆驚邪苟若而可莫知其非矣牛馬走而待罪

視草縉雲天啓之季幸而禡崇禎之初幸而

賜環重有感於一彼一此之故恐人負官非官負人也時情所競銓臺省散及粉署更異陟銓而牛馬走比蓋及刀例多不予清要叨此署已踰分旅進旅退竊愧於表蒐部中所云典故惟堂稿而已多軼蝕即諸邊籌塞語充棟要領幾何而

歷朝實錄祕府莫繇徧誦于是據所管規恒苦固陋略約其文仰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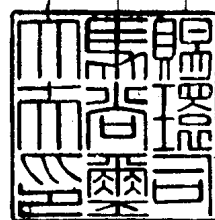
廟筭淵謨有嚴有翼其中蓋臣哲士殫厥精白聲施爛然所為開中屯墾駒殺戍班車騎戈鉦火制烽燧版築輓

竊之法槩見大義倣率舊章可以為
 治者夫欺策忠勲怯邀勇錫籙且庸
 者登潔籍而被竒褒又或時至而畫
 已周事起而諛相蹈膽任扶衰中于
 求快是則機務蹉蹉自指謀績不亦
 增拊髀之恨哉牛馬走出山日家廷
 尉命之曰毋曠職必正色以立於

全忠宣言

朝而署中積習以舟旋當世為務牛馬
 走耻之乃絕干譽之途雖兩入而多
 迂也瘵曠寔甚別載視草是記也期
 無墮我大人之命

崇禎元年著雍執徐月次析木司馬
 尚書郎皖桐方孔炤謹述於職方
 司之澄清堂



皖城姚文選鐫

全邊略記再序

牛馬走之于司馬門也閱人多矣人將安歸乎歸于謀食而已矣聖人揀之曰敬事後食道固應爾習之陋也大文食小文大武食小武而文武相食交注乎軍民後之斯敬之矣謀之能工又能敬乎上慢下殘民乃沒產而墮防民乃喪

二十

生而思亂邊腹交訐始別募兵以禁之而私食滿則公食匱司馬門之責綦萬鈞之折牙矣服官者未必皆敬事即敬事而衆維千澤其壑難填從旁撓之以氣燄撲之以曲聽否則禍譴輾轉不見是圖動遭傾軋彼區區敬事之微終抱脫不竟其用亦安能挽其波也然非司

馬門獨也才焉而未必用者以其食無多也故吐之用焉而未必才者以其食多且旨也故茹之夫群世謀食而莫知所挽是豈想光明俊偉之業哉嗟乎小人為之掣曳狄盜賊為之鼓攘焉爭以食為務烏注而不亂不得已而操一切之法內外休采猶然恩怨以附會之雖齊其剽未及其本也夫一切之法可以礪頑鈍不可以勸賢傑也

聖天子虛秉登明而後輔銓院樞之經領挈輔銓院樞布公延訪而後伯岳連帥之精神動相觀而善曉然

朝廷愛惜人材之教莫不洗濯于當世夫如是而文有債吏武有債帥他途倖竇

相率而恥之宣化於傳類中然後用人始得其理乎聖書例簿勿拘可也黃金不問出入可也誥書盈篋毋渝我息壤可也閫以外將軍制之可也寵倖者誅使百姓加勇焉可也二卵可勿棄而三北可拜也良吏二千石以下潢池可毋美也凡此者所以破其文網察其生平令賢傑得有以自見非然吏治未清武功不競肉食者鄙又何間焉宋歐陽文忠準詔上書曰今所闕者不過曰無將也無兵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誠如文忠說則治之必有術之

必有本有剴也亦冀幸夫輔銓院樞多閱其人以殲其謀食者而勸其敬事何至一旦焉取未擇之才不才臨未經之任不任哉四方以無拂非獨司馬門之伐肆絕忽而已錄是論之所貴乎交相敬也方孔炤再序



全邊略記目錄

卷之一

薊門略 居庸紫荆倒馬三關略在內

卷之二

大同略 雁門寧武偏頭三關略在內

卷之三

宜府略

卷之四

陝西延綏略 固原略在內

卷之五

甘肅略 嘉峪關略在內

卷之六

寧夏略

卷之七

蜀滇黔略

卷之八

兩廣略 湖廣土司在內

卷之九

海略 廣東福建浙江南直山東北直

卷之十

遼東略 山海關略在內

卷之十一

腹裏略 北京南京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河南山東山西陝西

卷之十二

師中表 洪武元年止天啓七年有序

神勢圖 計十八圖有序

職方氏曰明興開

天一微先播金臺肇

聖子續服之基萬壽無疆。是以首出之在薊門。大師直下太原。旋驅脫列。次之以大同。迅掃竹真。次之以宣府。函谷九泥。不戰而有截矣。次之以延綏。延綏廓清。次之以甘肅。賀蘭龜幕遂空。次之以寧夏。夫固原雄鎮。築于景泰時。故不列之外邊也。采遠人則西南夷不可罷。次之以蜀滇黔。獠種類夥矣。次之以兩廣。倭之天塹長矣。次之以海。冀青之墟。

定陵恭已而治。維艱卒瘁。斯未可與大寧河套度外
置也。遼恢則馬歸牛放矣。次之以遼東。若乃財
賦所自出。政教所自起。務德而不務荒。則京營
外衛。有懸疣養癰之慮。次之以腹裏終焉。夫燕
代谷遼寧慶秦晉諸藩並建時。

太祖典訓重邊。竟以

帝鉞四征。武功百世。是以有師中表。臣哉鄰哉。大一
統也。是以有神勢圖。表圖畢具。而久安長治之
道觀矣。略也者。此其大略也。潤澤之要。存乎其

人

門壻 臨克咸

曹臺岳梁父全較

全邊略記目錄終

全邊略記卷之一

桐城方孔炤潛夫

葵軒

薊門畧

居庸紫荆倒馬三關在內

時維大明洪武元年歲在戊申六月

高帝命大將軍達魯等議取元都先是一歲平定中原

諭遣諸將馳檄齊魯河雒秦晉燕薊之人曰自古帝

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頽元

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

全邊略記

卷一

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裳倒置之嘆自是以後
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
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于弟收兄妻子承
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
之倫濁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廟廷者天下
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其可爲訓
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
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
興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

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夷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
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
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
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
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
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
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
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
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
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
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相淮徐邵皆入
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
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痛心予奉天承
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
漢官之威儀應人民未知反爲我讎挈家北走陷溺
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
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
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

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於錄哉。應乎天。順乎人。殷周之所以敷誥也。閏七月。大師會于臨濟。進克通州。擒元梁王李羅。元主大懼。夜半逃去。如上都。八月。師入齊化門。斬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平章迭兒等。禁士毋暴市肆安堵。二年春。元也速侵通州。曹良臣以千人却其萬騎。迨夏復至。上命將軍遇春。常以所部于太原者還禦之。命文忠李副焉。繇遵化度虎嶺。敗元

將于錦川。獲以千計。至大寧。抵開平。元主又奔北。追斬慶生等。進攻大興。文忠設伏于歸路。虜夜遁。伏中斬鼎住。得士萬人。車萬輛。馬牛羊五萬計。振旅而旋。秋七月。師次柳河。遇春暴卒。上勸之甚。文忠代將。赴慶陽矣。三年。北平守禦華雲龍攻雲川。獲元平章大兒忽答右丞哈海等。自是小警亦聞。脩戍亦密矣。乃頻年北伐。十有四年。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面。克嵩州。高州諸部。過駒驢河。獲其知院李宣所部而還。二十年。置北平行都司于秦寧。二十年永昌侯

王。重定遠侯弼王等。繇大寧至慶州。下令軍中。穴地而炊之。抵捕魚兒海。偵虜主營。斬蠻子。降其衆。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太子丞相等遁去。玉精騎追之。千餘里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及故太子妃等百餘。吳王朶兒只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零口。璽圖書一百四十九。牛羊馬駝十五萬計。遂班師。上宴諸將于奉天殿。賦平胡詩以賡之。時大軍之威。既已震敗北胡。朶顏元帥等表附來朝。願服藩職。兀良哈古之山戎也。五代為渾莫奚。為契丹。至是

奉。詔以其地置三衛焉。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衛。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衛。自黃泥淖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衛。卽其舊阿札失里等。充指揮官。各率所部歲入貢。二十有三年。命燕王帥友德傅等軍。出古北口。燕王約曰。吾與諸將軍受廟清之責。來地則曠矣。而耳目則蔽。胡為乎中路。衆咸若。遣騎哨之。知乃兒不花等。施廬于遼都。天大雪。諸將難之。王曰。虜不虞雪。雪不虞虜。速趣之。隔一磧也。遣指揮觀童先焉。童于乃兒舊。至卽相抱持而泣。我

師已歷其營。虜大驚欲勒馬走。童說以燕王威德毋恐。遂引見王。王降顏待之。賜之酒食。醉飽之。慰諭還營。虜大喜過望。比及營。復召之來。如是者三。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而還。乃兒較三百餘人入朝。獻其牌印。以乃兒爲留守中衛指揮使。阿魯帖木兒爲燕山中衛指揮使。咬住爲副都御史。忽哥赤爲工部侍郎。賜衣鈔有差。建文四年。靖難革命。移東勝左衛于永平府。東勝右衛于遵化縣。徙行都司于保定。散布興營諸衛于京府之境。以大寧界兀良哈始靖難師之南向也。首挾寧王入北平。召兀良諸部從行軍中。多有功。舉以畀之。吁嗟乎。地險山川。惜矣哉。永樂元年。本雅失里阿魯台俱爲瓦剌所敗。奔竄臚朐河。將入寇。命淇國公福丘武成侯聰王同安侯真火靖安侯忠王安平侯遠李出塞。全軍皆沒。上大怒。下詔親征。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運餉。曰。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力艱。緣途築城貯之。此法良便。原吉等議用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城再十日程。再築之。諒闇護軍。上曰。可。二年二

月。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扈從。三月。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斥鹵苦。士馬渴甚。翌日營西。忽有清泉湧焉。賴以沾足。賜名神應泉。大凌霄峰。望漠北而嘆曰。元盛時。此地皆民居也。蕭條萬里。顧敢倔強哉。四月。次玄石坡。銘之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次長清塞。夜望北斗。在南天淵濶海。五月。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之所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麾前鋒一鼓敗之。本雅棄輜重而走。六月。班師。至靖虜營。阿魯台復來戰。上率精騎衝敗之。魯台遁焉。次擒胡山。銘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旣而軍中乏食。上就軍中貸之。回之日。倍其酬。乃獲全濟。七月。車駕還北京。十二月。遣指揮本答哈阿升哥。齎勅諭福餘三衛。曰。昔兀良哈之衆。患苦韃靼之抄掠。歸附臣節。我高帝矜厥困窮。設衛授職。屬久叛去。及朕卽位。略其舊過。撫綏蕃息。厚矣。比者爾爲本雅失里所脇而掠。又者苦烈兒等。紿云市馬。實行窺伺。罪奚可

容今論悔過贖納不然發誅當 文皇威加大漠而
其狡焉如此者阿魯台納款且請約束吐蕃并女直
諸部 上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曰狼子奸謀耳使
各爲心則易制併爲一則難圖矣 上曰淮如立高
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已矣乃不許 仁宗初
卽位勅元良哈許其改過自新仍其前貢曰吾屈已
哉安百姓哉宣德三年 上以秋高馬肥欲親歷諸
關警飭兵備 勅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扈從
八月 車駕渡潞河蹕虹橋九月入薊州官者朝

上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其民有樂不
可支者爾郡長而勉之次石門喜峰口守將奏元良
率萬騎侵邊請徵兵 上曰孽虜何能爲若知朕來
當駢走其擒之勿縱此出喜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並轡期會大兵集則援矣 勅以鐵騎三千嚙枚欵
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虜望見不爲意意成
卒悉聚戰 上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
上手射其前鋒三人應弦而殪繼而神機銃疊之虜
大半死餘悉潰走 上獨以百騎直之黃龍旗見虜

乃墮馬羅拜乞命乃生縛其渠斬之乙卯暨戊午越
五日驛會州以重陽節大饗將士仍捕潰衆俘之
上大喜製詩歌慰勞軍中越七日班師百官進平胡
表 車駕還京謁告 太廟朝 皇太后置酒上壽
七年成國公勇 條上便宜八事永樂之運糧口外
也供開平官軍而已近失樽節而聚放之則運不息
且如遼東極邊且耕且守其供不出于民諸邊何不
倣此萬全轄洗馬林長安嶺黑峪口等月餉宜于附
近支之開平糧支于獨石倉便萬全左等糧支于宣

倉便雲州赤城鵬鶚屯任之糧支于懷來倉便蔚州
保安隆慶永寧所徵豆料宜輸獨石倉便宣府衛月
糧乞以其半折潤布便蔚州調軍不應常住宣宜令
回衛屯田人歲納六石各收于附近倉便守城旗軍
亦宜摘撥于屯便隆慶在腹令罷禦歸屯便懷來等
挈家于順聖川牧馬宜支于蔚倉便其宣府廣昌軍
調遼久不代宜撤回便 上命行在戶部會議從之
令郎中王良都督毛翔專屯務焉正統初泰寧頭目
納哈出等請使臣臨衛狡也 上以遣生擾就令所

部約束之不用命者。禽請誅賞。乃又勅總兵王威曰。近聞兀良哈泰寧朵顏福餘與瓦剌交歡。累入貢。覲我也。宜諭達慶達營。則有遣奏。非大頭目所差。其貢獻悉罷免。九年兀良哈等雖陽貢。屢寇遼東延安邊境。上怒其反覆。命成國公勇朱同太監僧保出喜峰。恭順侯克忠吳佐之。興安伯亨徐同太監曹吉祥出界嶺。都督馬亮同太監劉永誠都督陳懷同太監但住出古北。各將萬人約至黃河。至河期而會。斯時也。物力充牣。精銳騁動。中涓侈談兵。專命出塞而

全邊略記

車駕北狩之禍伏矣。景泰初。兵尚書于謙定策。應之略。自薊門始。以易州策紫荆關。以真保策倒馬關。如白羊天壽黃花營。則京師策之。廣昌及各關總會者。名選軍三千。委一都揮預之。鴈門關則專遊擊石虎策之。而虛其將軍楊能之身。相機策之。四年命御史沈姓。自山海至猪圈。兵主事黃節。自古北至白羊。陳銓自紫荆至十八盤。各起其軍。都御史鄒來學奏。古北潮河。寬湯走沙。策垣無塞。請于京原大戰車。撥四十縣列之。以免倉卒。從之。泰寧章于帖木兒上書

云。往者也。先令我三衛擾邊。又召三衛為彼役。我不敢背。願附塞居住。為中國藩。竝乞大寧廢城及甲盾。賜下兵部。謙以為詐也。帝曰。從之。生釁。即勿從。失夷心。崇陽侯懋陳議。廉之。譯以告曰。近塞圍獵。恐不便于業。去塞二百里。可免疫。甲盾遇敵。泰而給之。嗣是紫倒二關。則操民兵守矣。後免歸農。成化二年。兵尚書馬昂以邊報繁。復二關民兵。六年守薊太監龔榮奏。福餘平章遣赤勞溫等報邊外情。下兵書白主議。朵羅乃王。往年為幹失帖木兒所敗。已奔卜刺

全邊略記

罕衛。近報又云。率眾東行。此虜雖敗亡之餘。而部落實多。糾合醜類。取朵顏為鄉導。或有之矣。幹失牧四萬于西北。勢亦太甚。其令薊及宣大各嚴之。九年提督揮使吳廣提喜峰等關。于貢者不時納。俟其饑困。徐啗以酒食。與之貿易。取其良馬。並胡豹皮。比還又多取其寄留餘馬。及所賞彩緞。輒為阻抑。三衛怨之。屢犯掠。逮廣治。賊死于獄。十二年薊總兵馮宗奏。三衛與北虜通。有日矣。堡額二萬九千八百餘人。逃者未捕。乞于謫戍囚徒。及雲廣通人潛境內者。乞容招

集且喜峰羅文黃岸劉家石門一片桃林。悉冠衛也。所屬舍餘民壯。宜編伍教之。冬則協。春則免。下部議。格不盡行之。兵侍郎馬文升議。于永平草牧馬內。選牝千匹。分給永寧監官軍。三歲收其駒。二大司馬頂。忠是其說。推而行之。十四年。古北城垣折五千五十丈。敵樓圯二十三間。水患也。都御史汪霖已役境戍修之。復請外衛秋班。摘撥兼繕。上是之。英國愬時。張總薊兵。欲留京操軍士。勿佐工。而量起民丁應役。下部言。民間歲饑役重。卒難徵發。仍摘京操甚便。遂

從如例。蓋自是十餘年。太監汪直征伐宣大。而薊門亦尚緩矣。弘治初。都御史屠勲。于猪圈更立二關。北曰北水谷。南曰南水谷。增墩守之。勲請馬蘭兵出境勦虜。以報密雲之役。部議參將吳玠。王志明。伏于關內。擊其情歸。乃有名。毋澁出。以召募兵主事歐鈺。奏密雲亘千有餘里。戍軍僅五千餘。而潮河口濶一百七十丈。請摘馬蘭燕河二邊官軍。各一千五百助之。勅兵侍郎王宗彙。工侍郎徐貫。相度石城。增設兵備。使兼理永平諸屯。宗彙貫覆奏曰。潮河城之不便。增

戍便。今以京營三千。分番川口。人地不習。宜掣之。而代以典衛六衛附近者。州縣寄養之。馬宜充密雲操之無馬者。響水谷各設大墩。上屋下壕。各謀者二十人。分瞭而代。若黃花之用京營外衛。輪班每失常期。請如例撥長陵等衛。近而操。近而糧。益而鹽菜。從之。九年。戶部奏永平盧龍撫寧。並沿邊七十八處。官軍萬六千餘。例于薊州支糧。動廢時日。帶甲枵矣。以永平之運薊者。夏秋稅三萬石。草束折米萬石。量發薊銀易米五萬石。俱存附近。冬十一月至夏四月支之。

以海運十四萬石。折色九萬八千金解薊。夏五月至冬十一月支之。報可。時弘治十年始也。七月。萬壽之貢不至。部奏三衛啓疆之心。徵焉。馬蘭燕河之二營道遠莫致。請暫設一遊擊駐于三屯。添設協同駐于燕河。別選遊兵三千。駐建昌以應之。命王果白琮。協揚勝而定。自去年秋及今十一年秋。虜入密雲掠二十一人。兵備張璉參將吳玉自勅。駐遊兵于建昌。密各三千。犄角之。司九九而罷。巡撫洪鐘奏潮河地皆流沙。難于疏鑿。請于關東二寨三寨之間。其山外